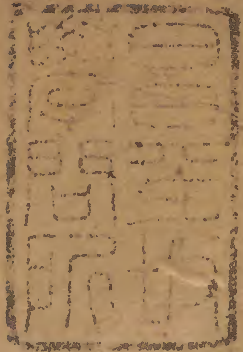


續近思錄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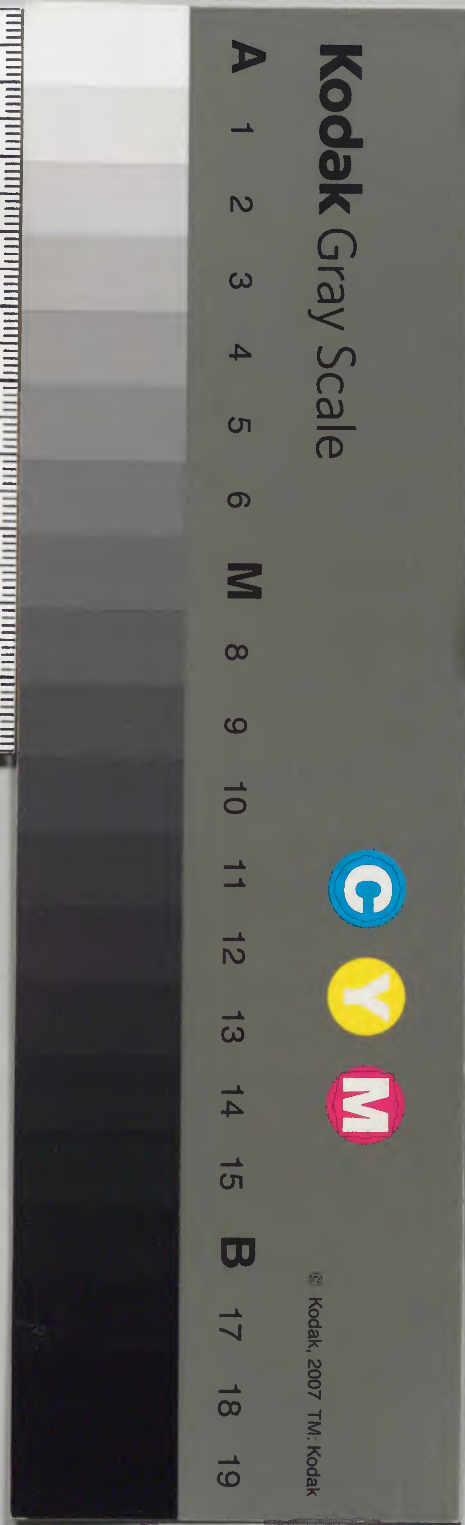
六之八



			九四八七	漢書門
			<del>九四八七</del>	
五九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六	九四八七	漢	
函		書	
一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87
冊數	5 ( 3 )
函號	298 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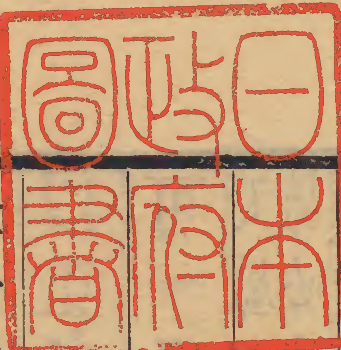


續近思錄卷之六

張伯行集解

家道

淺草文庫



此卷論齊家蓋由已及人莫先於家  
倫常日用乃斯須不可離者誠克治  
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  
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道者日用事物  
當然之理而其實所自來則原於天命之性  
而行於人倫之間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莫不各有當盡之則孔子所謂道不遠人  
是也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又豈可以為

終身思金  
人哉人亦可  
以自返矣

朱子曰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  
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  
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  
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  
可一日而偏廢五倫之中有與生俱來以天  
屬者有出於後起以人合者  
天屬惟父子兄弟而人合則居其三焉然天  
屬必藉三者以相成故非夫婦則天屬無以  
續非君臣則天屬無以全非朋友則天屬無  
以正此所以為人道之綱立生人之極同行  
並重缺一不可今人每日所接皆五倫中人  
每日所行皆五倫中事豈可不求盡其道而

為天地間  
之棄人哉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  
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  
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人之一身資  
始於父成於  
於母一體攸分血脉聯絡故雖強暴見子則  
憐雖嬰兒見父則笑皆天性至情相親相愛  
出於自然而然者觀此則知父無不慈子無  
不孝而有不慈不孝者人欲累之也人何可  
不以父母生我之身體父母愛我之心  
而猥以後起之私喪其本然之天良哉  
朱子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  
為憂此固無可奈何然只此便是用工實地

續近思錄

卷之六

三

王直堂

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  
 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  
 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  
 理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士人為學讀書不過以明理處事耳今人多以家務叢委為妨學問不知此正可實地用工處古者治平道理不外修身齊家家中事務件件俱有道理存焉但能每事看得不差順理而行勿輕易忽畧放過又於其中省察自己平日病痛何在實下克治工夫痛加剪除即此便是學問古人為學之道孰有加之者哉若惡其叢委而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全不向道理上理會與自家身中檢點則是視事理却成兩截雖讀書何所用之要知事中有理學問之事

即在明理處事上見所謂無一事而不學非必讀書然後為學也

或云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朱子曰非是

欲其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

自然有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乃自然而然合下便是如此欲之云者則是有

所勉強作為而非出於天理人心之公矣故朱子非之

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

要闡截人子之於父母親愛之心出於天性自無在不宜以和順將之不幸父母

有過則不得不出於諫止然當怡聲下氣漸漸細密以諫言之不激而聽亦易入不可峻暴硬要闡截以觸其怒而傷平恩也所謂幾諫者如此

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

凡事有天理人

情所當然矯而行之則不直矣如父子相隱此順乎天理合乎人情之至者也直躬而行之說豈所論於父子間哉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

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

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

之間正當審決

父母愛子之心出於至性自不能已此天下之正理人人

之所同也但當鞠育而教誨之俾克底於成立所謂愛之能勿勞也若愛之之心無所不至而必欲其功名如何富貴如何設為意外之求以朝夕期望之則此心純是人欲之私

而非天理之正矣此理欲之間正當審決勿生妄想今之為父母者恐未能免此也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

如何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

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

繼母

異兄弟不能相容者多人生遭此誠大不幸然自古已有樣子如舜便是第一個受繼母異兄弟虧者但看舜當日如何處法不過只是盡誠孝之心以感動之卒能使之化而相親愛則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無不可友之兄弟人誠視繼母如生母視異母兄弟如同胞亦何患其不能相容哉

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

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朱子曰政使不慈不  
 友亦無避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  
 知之矣余隱之所論仲子之言則是兄或不  
 友猶可以避母或不慈猶可以離也  
 然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無相棄的兄弟即使  
 不慈不友亦安有避去之理若其可離可避  
 則舜當日處父頑母嚚象傲已極人倫之變  
 而何以不出此耶觀舜之克諧以孝蒸蒸又  
 不格姦而終化其親於允若以為法於天下  
 而立人倫之極者則知父母雖不慈子不可  
 以不孝兄雖不友弟不可以不恭此  
 情理之當然正不得有所藉口也

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  
 而不相須共生於父母形雖異而氣則同人  
 自少至老惟兄弟聚首之日為多

凡死生之變苦樂之境無適而不相須此以  
 知兄弟之恩最為關切非可等於尋常而世  
 有視之反不如友生者其亦不思之甚矣

朱子曰兄弟設有不幸鬪狠於內然有外侮  
 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

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兄弟同氣之  
 親出於天性

雖不幸或因小忿鬪狠家庭之內然亦偶然  
 如此非有成心之不忘也一遇外侮之來則  
 不知不覺自相關切而同心以禦之前此之  
 忿竟不知消歸何處矣雖有良朋豈能若兄  
 弟之親切而有助乎所謂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者也人試以是返而思焉有不篤於友愛  
 哉

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  
 於事君上說忠字朱子曰父子兄弟夫婦皆  
 是天理自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  
 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  
 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

實心之謂忠人倫日用之道何者不當實心而獨以屬之事君者蓋父子兄弟夫婦天性至親其相愛相敬乃情理自然而然不待勉強人無有不盡其心者惟君臣之分雖亦理之所宜然因以義合便自情意不親容易苟且罕克盡心故須於此說忠却就人之所不足處為言正所以勉勵之也

朱子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  
 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  
 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  
 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  
 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  
 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  
 坤而終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  
 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  
 女之事而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



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

耳亦此意也

夫婦居室至邇之事也而天命之端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為費而隱著於至顯而根於至微也然幽闇之中人所不見衽席之上情所易狎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無處覓根芽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於夫婦之微密而極其至則可

以察乎天地之高深也故惟君子能知其幾之至微而慎於獨見之地以體其道之造端

而不敢有所褻慢非是鮮有不流於人欲之私而失其正者其孰能體之乎易首於乾坤

而終於咸恒禮謹大昏詩始二南皆所以明陰陽之道正夫婦之儀欲人之無忽於其始

而謹於其微職是故也胡五峰所著書名知言亦曰道之精微即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

溺其流者多忽為至近而不之知又曰夫婦之際接之不可狎也宜知有禮焉交之不可

褻也宜知有道焉惟心一於敬者能常守之而不失人倫之正耳斯言亦此意也然則觀

古聖賢立言之意後之人其可視夫婦為泛常而不知所慎哉

朱子曰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是人之所

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

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

人倫之親密莫如夫婦惟其親密故

狎暱之至凡有所為不可以告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蓋於父兄猶知所敬畏而於妻則

全無愧耻也即此便非刑于之道人苟能常

存嚴憚敬畏雖至親密之地亦不敢有謔浪

謀褻之形此即戒懼慎獨不愧屋漏工夫是

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矣所謂君子之

人倫之親密莫如夫婦惟其親密故

狎暱之至凡有所為不可以告父兄而悉以

告其妻者蓋於父兄猶知所敬畏而於妻則

全無愧耻也即此便非刑于之道人苟能常

存嚴憚敬畏雖至親密之地亦不敢有謔浪



道造端乎夫婦者不其然哉

朱子曰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  
 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  
 境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  
 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  
 為力而有功矣人生五倫之中惟夫婦情意最密而易為所陷溺人情不知為人道之大倫忽而視之慢不致謹純以私欲之見行其狎玩之情而於暗室屋漏人所不知之境自欺無所不至則正始之本全失矣倘知君子之道造端在此其事甚重隱微之際不流於人欲之私戒謹恐懼相敬如賓無少狎溺是皆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

其工夫直從裏面做出於此不欺則真能敬之至而移其心以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是則此一倫者正為眾倫之始而人所當加謹焉者也安可忽諸

朱子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天地之道一陰一陽二氣交和而後雨澤降焉其於人也則為夫婦必唱隨和好而後家道成焉故夫得婦而內助有人婦得夫而其身有主所當各盡其道治外治內黽勉同心以成厥家而不宜有反目之怒也觀天地之氣偶有不和遂生沴厲旱潦之災可不戒與

問妻有七出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

然妻者齊也德與我齊而助理於內以成乎家道者也若有不孝淫妬長舌盜竊諸惡行又有不生子與惡疾者則不可以承宗祧昌後嗣而家道不成勢不得不出故七出之條亦是正當道理非屬權宜古來聖賢亦有行之者朱子以為然則後人可以無疑矣

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寡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蓋婦人之道以順夫子為正一有才能便與外事此最不祥書所謂牝雞之晨維家之索是也故所為有非固為不可即有善足稱亦非吉祥可願之事但其職所當為惟是修饋食具酒漿盡閨闈之道使人謂得賢內助而不至遺父母憂則可矣易言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者正此意也而孟母之言亦以精五飯寡酒漿養舅姑縫衣裳為訓此外無他事焉故有閨門之修以其職主乎內而無境外之志以其義非所宜也此姆教之所當嚴而閨範之所必飭與

朱子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朋友為五所藉以維持乎四者之倫而使不至於悖焉者故有過則相與規有善則相與勸其所關繫為至重古人以朋來為樂友聲是求而尊之如父兄親之如性命者職此故也今人於

倫多不盡而視朋友皆為偶合無足重輕  
 竟不究其所以然矣人倫幾何而不廢哉  
 朱子曰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  
 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  
 孔子受之若不以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  
 則斷然不可朋友有通財之誼家苟貧困而  
 於理必其來有辭不害於可受而後受之如  
 孟子所謂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亦受之是  
 也若不以正道相與而徒以錢相惠是受之  
 無名且以吾身為不潔之歸雖貧斷不可受  
 矣

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疎但疎之以漸若無

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  
 故者毋失其為故朋友之交在責善有不善  
 則規之規之而不聽則自

當疎之矣但疎之必以其漸不可過於峻絕  
 若非有大事故為世所難容者則亦不必峻  
 絕之也蓋友誼為重小過宜寬所謂親者毋  
 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此忠厚之道也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  
 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

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  
 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

有事則告將營宮室先立祠堂者重本始也  
 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者別代序

也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廣追遠也置祭田具祭器以下則所以致其優見懷聞之誠而盡其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禮皆仁孝誠敬之至凡為人後者所當取法也

問冠昏之禮如或行之易曉其言乃為有益

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

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

佳古者冠禮有三加之辭昏禮有出門之戒其語雅飭但恐未能通曉反無以致期祝警戒之意不若本其旨義衍為明白通俗之言使之人人易曉乃為佳耳

朱子曰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

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道也婿親迎不見妻父母者以

婦未見舅姑禮無先施故不必見也婦入門不見舅姑者以婿尚未合壻猶不成婦故不敢見也此制禮之意也

問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朱子曰

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

則風俗更教誰變婚姻之道豈宜論財一計繁簡便存利之見矣非古

禮之意也况風俗日壞我輩正當從簡以復古禮若亦隨時尚所為則復古終無望矣誰與變化乎風俗哉此朱子

所以重非其太簡之言也

朱子曰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

祭享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

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古人祭必有器有俎肉有幣帛與常時所需  
 不同當祭則用之所以著敬示別也今則代  
 以燕器常饌楮錢殊非古禮要亦以生平所  
 用者幽明一理或可相通是謂從宜也按古  
 人祭用玉幣後來易以錢至唐明皇惑於王  
 璵之說而鬼神之事繁錢不能繼璵作紙錢  
 易之唐禮書載范傳正言惟顏魯公張司業  
 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朱子家廟之祭  
 亦云紙錢當幣帛未安唐人重佛謂楮錢資  
 於冥途殊荒唐宜用素紙代幣帛且以明潔  
 也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個氣自一身言  
 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個氣所以

才感必應 世間惟有一個氣相續不絕自天  
 地言之生人生物蕃變不窮只一  
 氣也自人言之吾身與祖宗亦只一氣也一  
 氣相通故方感輒應此理之所必然但視人  
 之誠敬何如耳若誠敬之至可以格祖考亦  
 可以格天地古聖人所以享帝享親無二道  
 也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  
 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  
 天下之鬼神屬焉 鬼神靈爽之氣各隨其分  
 之屬以爲憑依如家有  
 主國有侯則一家一國之鬼神屬之故有家  
 者各祀其先有國者祭封內山川氣相應也  
 至於天子則父天母地凡四嶽五瀆天下之  
 鬼神莫不屬焉故聖天子在位而百禮具舉

天地清寧河嶽懷柔一氣感通百靈效順其明驗也

朱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

祖配天也禮反其所自始萬物之所自始本乎祖冬至者

氣之始故王者祀天而以所出之祖配之正反始報本之義也

朱子曰昭穆但分世數不為分尊卑如父為

穆則子為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宗廟之制左昭右穆

但以別世數之傳非以定尊卑之分如父為穆則子為昭世數宜然不可以尊卑論也

朱子曰祭祀須用宗子法藍田呂氏曰凡祭皆宗子主之宗子

謂父之嫡長子主父之祭祖之世長孫主祖之祭曾祖之世長孫主曾祖之祭高祖之世

長孫主高祖之祭又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今議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或曰今卿大夫皆起自庶子而世嫡長未必皆貴且賢且與祭者皆尊行而世嫡又多卑幼此宗法所以難行也然復古之君子有能慨然立世嫡為宗子或愚而貧必教之育之歲時以主祀事未始不可行但以尊者長者之命而相以賢者亦睦族之一道也

朱子曰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

今俗行拜掃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古無祭於

墓者其從來不可考先儒謂祭其土地之神理或然耳但今世俗俱行拜掃之禮流傳已

久是亦報本追遠之心於禮無傷似不可廢此吾夫子從衆之意也

朱子曰忌日只祭一位

如父忌則祭父母忌則祭母是日孝子不

飲酒食肉不聽樂素服以居夕寢於外

朱子曰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

之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

當如儀

凡祭自當備物盡禮然以愛敬之誠為主貧則稱家有無疾則量已筋力

但盡其心少殺其品物儀文可也若財力可及而不加儀則是無愛敬之誠矣其何以爲

祭哉

朱子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

蓋哀不能文而於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神

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

為喪祭而虞為吉祭蓋漸趨於吉也

虞喪祭名虞安

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傍

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

也凡喪禮無儀謂之奠有儀謂之祭奠禮簡

而不文蓋親去我未久哀切於中未忍遽死

其親而事以鬼神之禮故止用奠既葬而虞

則哀少殺而禮有文始謂之祭禮家又謂奠

為喪祭虞為吉祭以親喪漸遠而漸趨於吉也

續述思錄

卷之六

三

正誦堂

古人居喪哀痛迫切之情幾於自廢而凡飲食居處日用交接之事俱大異於平時故宗廟祭祀之禮拜獻受胙於喪非宜亦廢而不舉而心安理順幽明兩無憾焉今人居喪所為與平日俱無少異而獨廢此一事恐於心宜有所未安也

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為正儀禮所載喪禮已為詳備從而

行之則合於古禮之正朱子修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五卷未成而歿歿後以屬勉齋黃氏踵成之勉齋續補喪祭之禮甚精密復古君子凡喪祭當以文公家禮與儀禮參酌用之則自盡善矣

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為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

矣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周禮葬後行

三虞之祭虞後行卒哭之禮今宜從之近世禮非也

朱子曰今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

此意甚好為人後者為之子于本生父母不多不安但皆服心喪三年則情禮俱當矣此法古無之惟宋時立此為甚善也

朱子曰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

食只可分與僕從喪葬之時不宜飲酒食肉以禮自處便當以禮處人

凡親友賓客會葬者只宜用素食相待若祭饌葷食分與僕從可也昔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勿陷人於惡凡士大夫之家各宜守禮毋蹈陷人於惡之



戒

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

葬地擇日所以安親之體魄故不可

不擇古法用卜筮決其吉凶今人皆不遵行且從俗擇之亦可但不可溺於堪輿陰陽之說以子孫受蔭為主過為拘忌而致親柩於久淹也

朱子曰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畧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富貴利達

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亦過之也

幽明不同其理則一如人之所居成聚村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繞圍合略成一個氣象欲葬其先人居其後裔者自必揀擇以為久遠安寧計此亦人情所宜但墓取其足以安先靈居取其足以傳世業苟得酌中恰好處斯亦可已必惑於堪輿之說極意過求存富貴利達之見則便非正理世俗之草率者固為不及而務為陰陽風水之高論者似亦失之於過士君子惟當順理而行毋為所惑可也

朱子曰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温

公說聞親戚之喪者但當為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尊長而為之節難以一定論也

朋友為五

倫之一故古人聞朋友之喪則為位而哭其服則麻然朋友之交其情有厚薄之分其齒有尊長之等則又當權其輕重之宜未可以一定論也

朱子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

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

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

此黃勉齋叙朱子平日之威儀行事

也言其閒居在家未明而起平日之氣不荒於朝也深衣中履拜於家廟先聖有所親有所尊敬之至也退坐書室几案必正造次之不離也書籍器用必整措置之有方也羹食有定位匙箸有定所此飲食之得其常也倦而休則瞑目端坐休而起則整步徐行寢而寤則擁衾達旦此起居之軌於度也其色莊重而不拘不肆也其言嚴厲而有條有理也其行舒而恭而安詳合節也其坐端而直而中正不遷也凡見之於威儀容止之間者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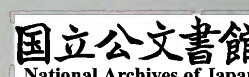


不各有當然之則自少至老雖當大寒盛暑  
造次急遽之時顛沛流離之際而未嘗須臾  
改其常度蓋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乃盛德之至也  
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  
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  
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則油然  
而喜死喪之感哀感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  
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  
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貧賤必  
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調恤問遺恩無

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  
足以蔽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行於家者

則孝慈兼致內外肅穆有恩以相聯有義以  
相接閨門之中怡怡如也足其盡乎生人之  
道者然也其祭祀則纖鉅畢周誠敬獨至儀  
有少缺則惛然以悲盡禮無違則油然而喜  
凡遇死喪哀痛慘感之容備極其至飲食衰  
經之禮各稱其情是其所盡乎事死之道者然  
也至於賓客之往來必盡其歡意之誠也親  
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恩之篤也鄉閭雖貧賤  
必致其恭義之盡也吉凶慶弔無所遺調恤  
問遺無所闕禮之周也凡此皆見於待人者  
也其自奉則衣食僅足以供口體居止僅足  
以蔽風雨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此則其見  
於處已者也夫其內外人已應事接物大節  
既端而細行亦克謹蓋無毫髮之可議焉非



朱子其孰能若斯也哉

續近思錄卷之六 終

續近思錄卷之七

張伯行集解

出處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所亟宜審處也

朱子曰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吾人生斯世當

擔斯世則服古入官自本分事然古之君子亦必量已之才德可以濟世匡時而後入仕籍即本生平所抱負以展其經綸豈不綽綽有餘裕乎若入而後量將以薄積淺蓄之躬妄膺民社繁劇當前百務叢脞其不至貽譏素餐取戾覆餗者幾何也故君子不爾也

學者母輕言仕哉

朱子曰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聖人出處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一毫不肯假借及灑然無累處一毫不肯執着如期月三年之願栖栖不舍之情是其懇切處也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是其無累處也

朱子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

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岐之惑也士之道明德立者要當綜其生平之

始未完完全全體用具足乃可無不純不備之憾而豈易言哉必也真積久而有學涵養深而有德而後其言也為吉人之辭其行也為庸德之謹有行矣有言矣而後全其節可以塞兩間盡其義可以彌六合此士君子所以自立其身能行其道有次第有始卒顯名後世而亘古今不易者也但人之稟性有偏全其所得於天既不同而遭時有隆替其所成於人亦復異故或獨善一身者無以驗之事為或晚節成就者無以溯厥初服而知人論世尚友千古之餘輒歎息痛恨於立德之難全即後之學者追踪往哲欲擇其所從又



不免於次第始卒問他岐紛錯往往滋惑也噫人苟有志向上其生平所願學者豈苟焉哉已

朱子曰人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思狂狷尙可爲若鄉愿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此言入仕途者寧爲狂狷非中行然實可望其有爲聖人之思狂狷以此也若爲鄉愿則何說乎蓋狂狷者獨行其是雖流俗汚世譏我訕我皆所不恤而鄉愿則同流合汚闖然媚世惟恐得罪一人故說這人不識時之類卽是狂狷之徒便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卽是鄉愿一流

人便無可觀矣末世入仕途者非闖然媚世之習不足以博令名而取高位故宦途中之賊德者大約鄉愿居多焉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累人科舉爲進身之階有志實學者疑其相累不知科舉非能累人也但人急於功名只思涉獵倖得自爲其所累耳夫誠讀聖賢書沉潛玩索資深逢原據吾胸中所見而發爲文章以應之不以衡文之取舍爲吾之得失不以衡文之好惡爲吾之利害直是度外置之則雖終日應舉仍皆讀書明理希賢希聖底工夫亦何嘗累人乎有志者自辨之

朱子曰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已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以科舉為為親者意在博利祿以奉養父母然君子學求在我利計功之念矣何以鞭策向上豈非無志又

不為為已之學則正誼明道之心不敵其謀以舉業為妨實學者意在工文詞則不能為心性之事不知身心性命之理即在日用飲食間也若以為妨實學亦曾妨飲食否故只是無志也夫舉業皆可見道但果能立志則本性命工夫真實學問發揮於文章以之應舉而為親無不可者初何有於相妨哉

朱子曰纔出門去事君這身便不是自家底了貪生怕死何所不至事君致身儒者自讀書時便講明大義曉

了於中故纔出門去事君則既以身許國可生可死惟君之命矣豈猶是自家底身但若貪生怕死則凡偷以全軀者何所不至而臨利害遇艱危尚望其能出死力以守社稷衛蒼生乎必不然矣

朱子曰近臣以謬為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為體近臣如臺諫等職近於君者遠臣即省郡外官遠於君者近臣重風節故謬謬當行則行當言則言絕無依阿回互為得其體也遠臣重操守故廉退恬靜孤介以鎮物簡默以臨民絕去騷擾紛更為得其體也得其體而當官安有難盡之職哉

朱子曰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



方遷就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

處聖賢之學就天理本原上用功進而彌上

世俗之學從功名上起見趨而愈下相隔

奚啻霄壤故今人之病只為錮蔽已久於天

理毫無所見本原已撥而其心則汲汲然惟

苟且以就功名以故發為議論往往見卑識

陋無可把持只得多方遷就而已究竟功名

事業無一可觀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全

於天理上滲漏空缺不堪自思也更其甚好

處而必出此紛紛

逐逐情過一生乎

朱子曰天下事誰被你算得盡今人須要計

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愈熾而義理愈

滅處天下事者局難預定時有轉移即使算

無遺策已非處事之方矣况算不得盡乎

今人必存計較利害之心自謂可得勝算究

竟私意滋起顛倒錯亂所以人欲愈熾而不

可遏義理愈滅而不復生事未必濟而心術

已大壞矣使見得天理本原出而應天下之

事又何用勞勞

於計較為哉

朱子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

志則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

惟恐日之不足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

為州里災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今士大夫

或徒步起家而其後位至三公者當其窮時

景况何如一日得志而臺池舞女以自樂惟

恐日之不足焉則其器量之鄙陋可知矣雖

彼廩實府克綽有餘裕但能不肆其虐以毒

續通思錄

卷之七

五 正誼堂



痛百姓母為州里災害亦已足矣安望其推  
有餘以及人也使能以臺池舞女之樂推而  
及人視窮居徒步時鬱鬱不自樂至今日  
乃大行其志焉其陶然自得較遠哉

朱子曰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為文以干

利祿而求溫飽之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

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而已矣學也者讀書明

理學為大人而體用具備內聖外王一以貫

之者也是故古人之學豈惟讀書為文干利

祿圖溫飽云爾哉亦曰格致誠正以明理而

修身使其推之可有家而及國由國而及天

下然後為不負所學而已矣今之學人則當

其為學之初便志在富貴何論功名何論道

德也范文正自做秀才時以

天下為己任庶幾近古歟

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

至於苟賤不廉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

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

外利害得喪不足言也大凡行止去就未可

一法然事有不當耐者即當以理決之豈可

全學耐事其弊也含糊回互假借游移必至

於苟賤不廉冒貪污之名而後已也風俗頹

壞行直道者固多窒礙然在吾人分上自有

義理主張豈可貶道以隨俗故只論是與不

是付利害得喪於無心則果斷直前履道坦

坦何窒礙之為慮乎然所以認

得是不是者又在乎見之明矣

朱子曰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為業一

日投閒便有食不足之嘆彼此皆然

富貴貧賤皆遇

之適然者於吾本無加損若偶得一官而遂欲以是為業惟恐失之則一日投閒而歸豢養之餘必厭淡泊便有食不足之嘆所謂汲汲于富貴者必戚戚于貧賤蓋舉世皆然矣豈知吾人之自有真樂哉昔人云自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此言深足味

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

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

變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

私也

業猶事也言君子一日立乎其位則當一日盡官守之事一日不得盡官守之事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蓋名位至重非可虛擁而臣子供職實難自寬有所變易其初

心而不肯為者是徒浮沉以竊祿私也有所畏阻於威勢而不敢為者是又俯仰以隨時亦私也噫臣盡如此國家將何望哉

朱子曰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

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耻故在下者不

當自銜鬻而求薦

朝廷設官求賢才以任眾職故在上者惟擇賢而舉

方是為國得人不當以人之請託而薦之也士人立身守禮義以養廉耻故在下者宜藏器以待方是為道自重不當干進自媒銜鬻而求薦也蓋請託多樹私恩而夤緣必無賢士求薦先為賤行而枉已安能正人此求賢與為士者慎勿蹈此弊端而各持其大體焉則得之矣

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

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

宰相位至尊而權至重然職則在於用人

量必取乎虛公故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至於士至微賤也而其所守則不可輕故尚廉

隅重禮義乃以不自失為貴然則集眾思而廣忠益者宰相之良也處有守而後出有為

者士品之最上也

朱子曰恠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

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只隨利欲走間

有務記誦為詞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

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

夫子曰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朱子亦以今日士大夫

正坐此病惟其心裏無可做自然只隨利欲

走也間有博觀載籍組織文辭者又不過務

記誦為詞章用其心於無用之地而其本心

之陷溺曾不足以救之所以謀利狗欲填塞

胸中箇箇如此而亦何怪其然乎只緣心裏

無可做而無所用其心故至此耳天下而盡若輩吾道之所以益孤也

朱子曰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為不是趨競者

必以恬退者為不是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

皆然

邪正不兩立彼自以為是則必以我為非世俗之情往往有之是故貪汙者求

得無厭饕餮成性則必於潔清有介節之人

反目之為矯廉指之為沽譽嗤笑之不巳而

訕謗加之竟以為不是焉趨競者奔走承順

阿諛取容則必於恬退自貴重之人反目之



為迂愚指之為倨傲輕薄之不已而排擠及之竟以為不是焉由此類擴而推之人情常態莫不皆然也士君子苟知自立於世又何煩以此介介哉

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而安之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着鞋雨下則赤脚此言知命樂天當以聖人為法也人當學克養遂陶然有自樂之處則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隨在皆可順適觀聖人之用則行舍則藏若視之甚輕無些緊要者大抵如晴乾着鞋雨下赤脚隨時順應付之無心也學者亦盡其在我而已

朱子曰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

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人

之所以壞者道不明學不講也而道所以不明學所以不講則皆由於詆排之者之過也亦必講學明道然後見得恁地見得然後做出得應務已自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修許多



閒話何消得用惟其如是所以一人又手並脚明道講學便百口交譏謂矯激謂邀名謂傲崖岸必禁絕決去之而後已推其意須是如市井無賴溷溷濁濁始是通儒實才方可有用乎俗尚如此世安得有人才也

朱子與項平父曰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

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者所宜審處

也世風日下時論一變盡言者每多取禍而求全者反以得謗士君子身當此時不可

無保身之哲自立之方是故利害短長之間所宜審處也

朱子曰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

為彼所動乃見學力士之術知自好者平居無事或不至大有差失

一臨患難便難把持得住殊不知患難之際正所以磨礪德業要當處之坦如勿為牽纏膠擾超脫俗情之外乃見學力之堅也而豈易能哉

朱子曰人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

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

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

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

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

忽也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者皆緣見理未深涵養未到是以心粗氣歉與不

學之人無異也延平先生謂利害當前若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處患難更有大難堪者

以之自比則亦可以少安是誠一法矣但未  
深歷焉則不知故始雖甚卑其說到得臨事  
殊有得力處先生之言其可忽乎噫以好學  
如朱子猶於排遣利害處如此用工世之學  
者當於此益加省也

朱子曰仕宦祇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

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廉以持躬勤以圖治二者居官之要至於

位之進退遷之遲速則各有一定之數所當

循分自守而無所容心者也若欲躁進以致

寵榮捷徑而取高位則必趨承迎合以悅乎

人而吾身廉潔精勤之操終不能以自主矣

仕宦之深戒也朱子答連嵩卿曰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但

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  
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易簣事見檀弓結

纓事見家語此言

論古人者當擴克古人之心也曾子易簣子

路結纓未須論其孰優孰劣也但古人謹守

禮法終身以之不因死而變易則君子之所

守可知矣學者觀此而知克其所守便使人

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

如孟子所云也此是體認工夫最緊要處而

何暇論其優劣哉

朱子曰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

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

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道道理外  
 何常榮枯代謝而所無可加損者吾性中自  
 有底道理也故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  
 於富貴者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耳若果加沉  
 潛之功得講習之助真知確見此道理則所  
 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貧賤富貴舉不足  
 入其胸中只要於此道理知之益真見之益  
 確無一時肯放過無一事肯  
 放過此惟親歷者自驗之矣

朱子與方耕道曰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

之便是正當

方耕道名耒凡人于事不必挾私任術飾志矯情但能循理之

自然守法之當然平其心無激無同以應之便自正大恰當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問比干之死以理論之可謂正命以氣論之

恐非正命朱子曰如何恁地說盡其道而死  
 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公  
 冶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若當時死於  
 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  
 已古人殺身以成仁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  
 直是要看此處人受天命以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所謂道也道自包理  
 與氣在內正命而死者生順死安盡其道而  
 已當死不死則不能盡道而失其正命矣况  
 道之正者論有罪無罪不論死不死設公冶  
 長死於縲紲亦誰云非正命乎古人殺身成  
 仁盡其道也若必以氣論則身已死矣又成  
 箇甚麼然則比干之死孔子合微子箕子而

稱之為三仁蓋不論其死不死亦以各盡其道而各成其仁者也此理垂千古則此氣自塞兩間學者直是看到此處而何疑於正命之說乎

朱子曰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

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

只緣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天下只有一條

道理認真做去勇往直前可生可死趨之不得避之不能無處着一毫計較也今人遇小

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殊不知古之人

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顧只緣於道理上認得

既真所以見有此不見有彼直視之如無物耳而何曾容心計較妄圖趨避乎人可以無

見於道哉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朱子曰明哲只是見

得道理分明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

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也今人以邪心

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

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

幾句誤古人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說明哲保身

即是行藏舒卷底大道理聖賢作用非有容

心但見得道理分明順着此理自然遠禍豈

計較利害偷以全軀之謂哉今人純以顧惜

畏懼之邪心看取明哲先占便宜勢必至如



孔光之徒和光同塵浮沉於世而後已即如揚子雲所謂明哲煌煌四語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身歷三朝浮沉下位屢勉莽賢間以至於美新投閣一生作為都被這幾句誤也若古人到舍生取義處浩然正氣奮不顧身違云遜不虞以保天命耶斷斷乎不如此說矣明哲果易言哉

朱子曰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心利害生死不變其節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親戚雖前者既為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畧無所創今

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勵緩急之際尙不免於退縮况游談聚議習為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耳東漢人才專尙名節雖黨錮禍延無補於事然三代下求其大義根乎人心利害生死不肯變節者實惟此時為盛如當時郡守構宦官親戚之禍前後罹其難者雖誅竄相尋而不悔禍愈烈接迹赴死者愈多何其重名義而於氣節也後世士大夫顧惜身家畏懼權勢安能望此夫我輩致身之義琢磨淬勵於平日者亦已素矣遇有緩急尙多觀望遲疑况遊談軟熟之徒只思苟容於世欲其捐軀赴難仗節死義抑又難也然則顧利害

不顧義理作奴顏婢膝賤態者還當以東漢之名節挽之矣要之敦崇道義矜尚廉隅縱不能無矯枉過正之失而較夫依阿澆忍匪互隱伏之流其為緩急有賴者雖事之濟否未可知猶可以鼓一時頽惰之氣也

朱子說子張學干祿因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為之

奈何此朱子解說學干祿一章因推而言時弊之未有當也如今時文取士不問其才之能否即應之者亦不必自計其能否只是空言滿紙便稱入彀得所以推而上之不但此也又如除擢皆然蓋其所除所擢者職禮之官不識禮職樂之官不識樂皆憑吏人設施彼吏人獨有何能保無差失闕漏貽長官罪戾乎至學官尤可笑只是取具文書備員考試而已初不聞有德行可師道藝可法叩之以仁義禮智則懵懵焉從頭不識到尾此亦所謂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也時弊如此奈之何哉噫此朱子貢舉私議之所以作而其良法美意天下萬世真可倣而行之者也

朱子答廖子晦曰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纔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廖子晦名德明此言入仕

途者當以理勝私而勿存計較之心也蓋一行作吏自有箇當盡的道理是非得失須以此裁之一切毀譽榮辱着不得些毫計較纔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膠擾致使方寸煩亂何以爲國爲民此亦視乎吾人之定力而已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此朱子自

明其志而盡道以處困也困厄人所時有而亦有輕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視乎其人之力量然力量亦有大小之不同則所以求滿其量者尤視乎在我之擔當而已若能一日十二辰之中晝有爲夜有思凡念慮動作一則自家點檢都是合宜俯仰天人兩不愧怍則朝聞道而夕死固所甘心此志士不忌在溝壑也豈喪軀殞命之暇顧要只成就一箇是處耳夫然後方寸之間天理周流雖大困厄粹然遇之而不驚有致命遂志而已而况我之所以確然自信無可惶惑者不惟在人蓋素所蓄積然也又何煩沾沾焉計較於輕重大小間哉

朱子當孝宗初年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幸之戒言旣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

凜然有不可易

此以下言朱子出處之正也孝宗初年和議之說與佞幸

之徒起朱子嘗兩進諫於人主之前指陳利害深切詳明而孝宗不能行其言故雖擢用屢至亦屢辭而不敢就也蓋其於出處之提大義持之甚正凜然有不可得而移易者

點江西刑獄促奏事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

意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

所學止此四字敢回互而欺吾君乎

淳熙十四年提

點江西刑獄十五年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戒勿以正心誠意為言者朱子答之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耳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孝宗稱善有久不見卿之語

朱子在孝宗朝凡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皆忠

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涕下孝宗亦開懷容納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主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在孝宗朝凡三陛對一上封事皆盡忠竭誠如所言帝王之學修攘之計以至德業之成敗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懇懇欵欵愷切備至至今讀者猶為感涕孝宗亦開懷容納如投匭疏入漏下七刻已就寢猶亟起秉燭讀之且屢名屢辭亦屢辭屢擢嘗稱之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又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其見推重如此然其時奏疏所言抉摘情弊皆未免痛詆大臣近習以故主眷雖愈厚而疾之者愈深其當日大臣或上疏毀程氏學以陰詆或面對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濟偽諸如此類橫肆詆排是以朝

廷之上終不能一日安其身也而朱子之出處已可知矣

朱子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

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

則感慨以至泣下

朱子之出處善學孔子者也其平居惓惓忠誠懇惻

未嘗一念不在於國是故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不豫之意形於容色語及國勢之未振

則感慨咨嗟之意至於泣下焉其為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

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勵易退之節則一

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而朱子於進退間尤

有介然不苟者故其謹難進之禮為道自重則雖一官之拜亦必抗章力辭勵易退之節

為道自潔則雖一語不合亦必其事君也不

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

至其事君

也正心誠意無所圓互寧使道之不行而斷不肯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施政立教風紀

肅然寧使已之疲勞而斷不肯徇欲以苟安其致君澤民之道又如此故與世

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

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

已是故觸忌詆排與世相隔礙處動輒齟齬不合蓋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

高孝光寧四朝不為不久然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要之惓惓君國之

念萬物一體之懷固闕終始而弗渝也至於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去就惟義之從則

宛然尼山  
家法矣

朱子寓建之崇安後從建陽之考亭簞瓢屢  
 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  
 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  
 則一介不取也朱韋齋先生嘗為尤溪尉生  
 朱子於溪南寓舍韋齋卒朱  
 子少孤家貧尊父遺命往學於屏山劉彥冲  
 先生故寓建之崇安後又遷建陽之考亭簞  
 瓢屢空安之若素所謂衣取蔽體食取克腹  
 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  
 也且其受業門人來自遠方者雖豆飯藜羹  
 必與共有所不足或稱貸以給其用而至於  
 非道非義則一介必嚴而斷乎  
 不取焉蓋其安貧樂道有如此

朱子疾且革尤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為  
 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朱子曰誤諸君遠  
 來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過如此問溫公喪  
 禮曰踈畧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衣冠就  
 枕而逝朱子疾且革時尚手為書囑其子在  
 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其所言惟以勉  
 學及修正遺書為拳拳越明旦侍疾諸門人  
 請教乃答之曰此疾不起是誤諸君遠來也  
 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過如此何事遠求門  
 人又問治喪之禮用溫公喪禮何如答之曰  
 踈畧及問儀禮則領之遂正坐整衣冠氣定  
 神閒就枕而逝噫朱子雖沒而所以永斯道  
 之傳使後學得所  
 依歸者為不沒矣

續近思錄卷之七終

續近思錄卷之八

張伯行集解

治體

此卷論治體蓋明乎出處之義則得時行道務在提綱挈領端厥治原庶使天下知儒術之非迂踈而寡效也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從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

人主深居高拱

聞見無所取資則隱微易於縱逸古先聖王師傅有官賓友有位諫諍有職其所以立之

設之置之者凡以或先或後從吏開陳或左  
或右維持保護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未免有  
纖芥之隙毫髮之私或失其正而必至於精  
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後已也此其流風餘烈  
所由為後世法程哉然則為君者固不可無  
保傅糾繩之臣而為臣者亦不可不盡陳善  
閉邪之職也

朱子曰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

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

者為準君臣父子之倫人所同備惟生安之  
聖為能盡之綱紀法度之制代有異

宜惟勗建之王為能盡之固非常人之聰明  
才力所及然聖為倫物之宗王為制治之始  
後世立心於本原之地必當以是為做法求  
其能盡而不當苟且自安以不盡者為準則

也惟倫制既盡則以是立政  
庶幾乎道日盛而治日隆矣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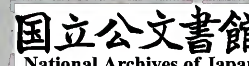
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

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

廢弛無以赴事機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

之二者皆失也準事以布政立政以處事必  
審勢而酌其宜方為盡善今

天下之事有當緩者當急者勢各不同則朝  
廷之政亦各隨其當緩當急以為區畫之宜  
也若使事當緩而政急則好事喜功必至於  
繁細苛察大體不存而傷朝廷寬大之氣又  
或事當急而政緩則玩愒因循必至於怠慢  
廢弛坐失事機而壞天下重大之事是二者





一則失於綜核一則失於委靡其為弊均也立政者可勿隨時勢而制宜哉

朱子曰大臣者人主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

此言大臣當正直光明和衷以體國也大

臣者事權攸屬乃人主所與分別賢否而進退之以圖國事大臣正則百職得人而事可舉矣自非大臣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坦然無彼此之見而其所舉錯惟以國家為念而不以私意間之則欲進賢也彼必以為妨已而沮之欲退不肖也彼必以為便已而用之其於天下之事决裂敗壞亦何以濟乎甚矣為大臣者必廓然大公物我無間而後能相與

以有成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

一不本於人主之心

人君理天下之事一日二日萬幾是以千變萬

化宏綱細目其端緒無有窮盡然總不外於一心者蓋惟正心誠意以為致治之本則法令所施禮樂刑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政措之裕如也

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

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

掩四海至廣兆民至眾而人主獨以渺然一

邪為正宜若不可窺測矣然而政事之敷施紀綱之張弛其符驗宣著於外者常若眾視

衆指之昭彰而不可掩則隱微之地已有欲藏匿之無從者矣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

是以古先聖王有鑒乎此而敬勝義勝兢兢業業持守此心而不敢放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辨人道之危微者必求其精之一之防理欲之膠擾者必求其克之復之心志齊肅如對神明寤寐戰兢如臨淵谷晝為夜思瞬存息養未嘗敢有須臾之怠也自此而由內及外自微至著天下之事不治於人主之一心而有餘哉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人主一心為致治之本故天下之大綱小紀不能自立也必人主之心術涵養有原廓然公平恢然正大無偏黨無反側私累悉捐然後紀綱敷布有所繫而立焉然擇人輔導實格心之由故君心亦不能以自正也必親賢臣而信任之講明義理之歸培養主德遠小人而屏去之閉塞私邪之路遏絕紛華然後心志清明乃可得而正焉君心正紀綱立而天下安有不治者乎



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  
 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  
 行周官之法度此言法度之行所以綱維萬  
 物必由於風化之有本而化  
 行自近尤在官闈始也故須自閨門衽席之  
 微凡其觀感於我者率皆婉順淑謹柔巽忠  
 篤漸次積累直到薰蒸洋溢自家而國自國  
 而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薰陶漸染之化  
 然後紀綱號令一為敷布而九州六合凜若  
 雷霆周官之法度至是乃大可用也此卽程  
 子所謂有關雉麟趾之意然  
 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者也

朱子擬上封事曰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  
 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

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明者  
 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  
 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為臣者  
 忠為子者孝而已此朱子自明其生平之所  
 學乃今日之語孟之書則日  
 望人主之行其道也讀孝經語孟之道則日  
 用之理無不該學堯舜周孔之道則道法之  
 原無不正知三代兩漢治亂得失之故則可  
 以防微杜漸而謹乎其幾明仁義禮樂天理  
 人欲之辨則可以整綱飭紀而致乎其用遵  
 守國家之條法則可以準今酌古而不至於  
 過愆然究其歸趣無非欲為臣者忠為子者  
 孝自盡其道而已觀朱子此言皆正心誠意  
 大本領而人主之  
 所宜致思者也



朱子曰做宰相只要辨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

為宰相者輔佐人君經理天下出一已之蒸  
 鑑定人物之權衡故只要備辨一片心一雙  
 眼也惟眼明則天下之賢不肖雖雜處錯出  
 真偽相參皆得而別識之而不至於混淆惟  
 心公則天下之賢不肖雖抱道自重或于進  
 黃緣皆得而進退之而不至於失當公以行  
 其明明以濟其公一片心如雪  
 一雙眼如箕斯真宰相也已

問論治便當識體朱子曰然如作州縣便合  
 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  
 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

才去賊吏除暴歛均力役這都是定格局合  
 如此做如為天子近臣合當審諤正直又却  
 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  
 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便都傷了大體治為

多端必先求其體要之所在故論治者當識  
 體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抑末作者  
 塞其流也勸農桑者培其源也如朝廷便須  
 開言路通下情者長已之聰明悉民之疾苦  
 也消朋黨者逆折其奸萌也為大吏便須求  
 賢才者得人治事而已不勞也去賊吏者做  
 貪以風有位也除暴歛均力役者惜財力以  
 蘇窮黎也凡此皆一定之局不可挪移者也  
 至於為天子近臣則當審諤以行其正直者  
 立朝之風節也又却寡默而居於恬靜隨時

俯仰委蛇而聶嚚及至處鄉里則當閉門守已躬廉退之節以自貴重偏又向前做事矜體欲識治體者識之於此而已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三代以下為君者多驕侈而不恭儉故其政治皆無足觀文帝天資醇美器度雍和絕無驕侈之氣而禮賢惠民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可謂恭儉之主矣惜無道學之臣以佐之亦僅能為一時之粗安而不可以追三代之盛也

朱子曰為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

天下之善也天下之事多端非一人所能獨任也為政者自用則小故不在於用

一己之長惟好善則優於天下故貴有以來天下之善集思廣益兼聽並觀所為庶績成

熙而已  
不勞也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

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

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

聰明之名也天降下民而作之君故其聰明

不同則人主之聰明當務其實而不可求其名也如居公孤之位者有大臣惟是信任之

專日與圖度萬幾論道經邦反覆詳辨以求

至當不易之歸則耳目之見聞日廣吾心之

神智日生此所謂聰明之實也若左右近習

之人承意旨奉色笑每進一言輒悖常反經

投其所欲而潛滋於不覺使偏聽而輕信之

則多出於察察為明之意而亦易長其綜核

自喜之思此所謂聰明之名也名實之間固不可不審也

朱子曰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

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

而公私邪正之路判矣心為萬事之宰故人主制事本乎一心而其心之所主又有異者蓋道心天理也人心人欲也二者危微之間公私邪正之路判然各別此堯舜禹湯以來相傳心法有可得其統宗者矣

朱子曰詩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此見人之

所以成其富强之業者非必權譎計數之為

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騶

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騶牝衆多而衛國之富可知也觀衛之富强本於秉心塞淵可見人之所以成其業者非必挾權任數以恣意行私之為務而在于處心積慮誠實深厚之中也欲恢大業者奈何以正心誠意為迂濶之談而馳逐於權謀之口實乎哉

朱子曰天下之事决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

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

有為而未嘗不博收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

用而收賓門墻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

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

之不成也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人共之蓋一人智力有限惟能集衆思則其

益自廣古君子德業雖高而又必博收人才  
納之門牆之中以勸獎成就之至於當用之  
日則使之布列在位各供厥職蓋養之已豫  
知之有素而後徐收其效自無事之不成也  
使平日未育其人而一旦欲獲其用詎可得哉

朱子曰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  
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  
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  
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  
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  
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

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  
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  
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  
而寢極乎光大耳君子志在天下則急於致  
天下之賢然其所以求賢  
者豈欲使之綴言語頌功德博人觀聽而已  
哉蓋一人之見聞有限思慮難周恐處已接  
物或未盡善將使賢人在側有以正我也於  
是博以求之厚以禮之誠以待之皆出於不  
得不然要使天下之賢無論識與不識皆聞  
風願見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之闕失然後  
吾之德進業修問心無愧而究極乎光明正  
大之歸耳有志天下者所以求賢如是其急  
哉

朱子曰治天下當以正心誠意為本人君一心所繫  
 於天下甚重而意即心之所發也心一有不  
 正意一有不誠則未免入於邪妄而用人行  
 政皆因之而失矣故治天下之道多端而必  
 以正心誠意為本本立則末不期治而自治  
 此千聖之心傳  
 百王之要道也

朱子曰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  
 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  
 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  
 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  
 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

恃而能服其衆哉

天下國家之治繫於一人  
惟朝廷正而體統尊政教

明而號令立斯分藩之臣承流宣化內外相  
維小大順序而恩威所及姦猾自爾潛消此  
所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而成久安長治之  
業也自非凜奉威靈遠播數千里之外則一  
介書生何所憑藉而能彈壓衆心使無思不  
服哉信乎治本之所繫於天下國家者甚大  
已也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  
 以治而其教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聖王

作民君師體天地之心而設官分職以長治  
斯民惟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使



之親義別序信為教之目而已蓋五者天下  
之達道與天地相終始由其道則治反其道  
則亂聖王立教勤  
民豈有他術哉

朱子曰國計所資為甚廣而民情所患為甚  
深若不根索弊原別行措畫竊恐民力日困  
亦非國家久遠之利  
此見足國尤在愛民而  
生財當有大道也國家  
經費之資甚廣民生瘡痍之患甚深資廣則  
賦役益繁患深則輸將莫繼為之上者蒿目  
時艱若不根索弊端以制其流別行措畫以  
開其源竊恐有盡之民力日困於催科之下  
而顛沛流離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亦非國  
家久遠之利也夫誠欲圖久遠尚其足民以  
足國而善求  
措畫之方哉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  
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  
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  
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  
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  
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  
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  
之事也  
此言知人貴明用人貴早而後能使  
臣為良臣不為忠臣也仗節死義之  
士不以患難死生動其心者彼當平居無事  
時似若無用然古之人君所以求之之急者

誠以如此之人心正氣剛正則無私剛則不  
 屈臨犯難而能外死生盡忠節在平世必能  
 輕爵祿絕詭隨國家得是人而用之自足正  
 君善俗折姦弭禍患難不作何至真有仗節  
 死義之舉也 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  
 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  
 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  
 以紀綱必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  
 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  
 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  
 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

節惟其平日幸獲無事自恃安寧便謂此等  
 人才激烈孤介必無所用不能如古之汲  
 汲以求而所求者又專取一種不諳道理學  
 疎識淺重爵祿而輕名義之人反以為不務  
 矯激圓通適用而任意尊寵之是以政壞俗  
 偷禍生不測卒之平日所信用之人交臂降  
 叛望望然去誰可同患難者然後前日擯棄  
 流落所為輕爵祿而不詭隨之人偏難坐觀  
 成敗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於此而時  
 窮始見節義世亂乃識忠貞噫亦已晚矣  
 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  
 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  
 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  
 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

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  
又何至為仗節死義之舉哉試以明皇天寶  
相貴戚近幸之臣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  
祿而輕名義者皆已頓頽賊庭全軀保妻子  
矣至於起兵討賊誅滅不悔如張巡許遠顏  
杲卿輩或死守孤城或噴血罵賊大義凜凜  
則固遠隔一堂陛下邑微臣人主所不識面目  
者也如此之人明皇若早得而用之其在平  
世必能輕爵祿不詭隨豈難銷患於未萌即  
彼若早得見用明皇必能正君善俗折奸弭  
禍又何至為仗節死義之舉留補報於忠魂  
哉信乎人主擇臣知之貴明用之貴早毋自  
貽伊感也

朱子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

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

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欲圖勳業之重大者當

恭寅畏則上畏天命下畏民巖理將自存也

聲色貨利則內而損德外而損身欲將日熾

也故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

為先務使涵養其本原聲色貨利為至戒使

絕去其外誘君心正然後乃可奮發有為自

強不息弘位育之功而成不世之大業也幾

微之地蓋可忽乎哉

朱子曰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

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

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續近思錄 卷之八 三 正誼堂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說告高宗  
 便說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  
 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  
 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此言君相存祇  
 懼之心以畏天故皆能對越在天也康誥言  
 惟皇降衷克綏厥猷猷者盡君師之職以答天  
 也泰誓言天亶聰明作民父母者盡元后之  
 道以答天也而傳說之告高宗亦謂奉若天  
 道聰明時憲者凜逸豫之戒以祇承乎天也  
 觀二君一相之諄諄如此可見古聖賢之朝  
 乾夕惕兢兢業不違無一念不對越乎天則其  
 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者兼臨博愛廓然大  
 公斷未敢有毫髮之不盡矣

朱子曰朝廷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

分明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

是大亂之道也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則是非

黨固不可以黨名也故朝廷要無黨須是認  
 得君子小人極明分別黑白嚴辨是非務使  
 真偽判然無可淆混然後小人朋姦之黨得  
 以盡數剷除朝綱自理矣若不能辨此而猥  
 云無黨曾見有賢姦混處之朝彼此相傾標  
 榜引援而不以黨釀成禍階乎是大亂之道  
 也噫源正則流清  
 豈不操之自上哉

朱子曰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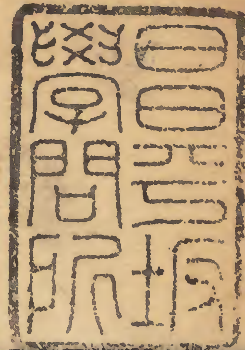
太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反激其禍且如舜舉

臯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蓋是君子道盛  
 小人自化皆革面做好人了非必勦滅之也  
 有君子即不能無小人者勢也故常參半焉  
 然小人雖能害君子而君子自足制小人者  
 理也又何至激其禍乎况小人亦有人心豈  
 盡泯沒且如舜之舉臯湯之舉尹而不仁者  
 自遠則是君子道長之會大化流行上下交  
 而萬物通小人自然傾心革面消除舊習而  
 悔復其天良矣固非必勦滅之而何慮乎激  
 成其禍也大抵盛時平世原不能無小人而  
 君子於此則自有微權焉  
 用以爲潛移默奪之道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  
 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

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如任賢相杜私門則  
 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  
 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  
 誠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未有大  
 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  
 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  
 正心而不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  
 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  
 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  
天下萬事有大  
 根本如木之有





續近思錄

卷之八

三

正誼堂

續近思錄卷之八終

文化書局

